

都市  
荒园

都市荒园系列丛书

雪翟/著

# 古城墙

远方出版社



# 古 城 墙

雪 翟 著

远 方 出 版 社

2000 年·呼和浩特市

## 都市荒园系列丛书

### 编 者 的 话

竞争的年代，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还得与自己斗。灵魂与肉体、金钱与精神、竞争与人情、是非与得失像一座座山脉拦在我们面前，我们思考、我们痛苦、我们冲动、我们忏悔，我们义无反顾地一边谴责自己一边放纵自己，我们称我们的时代为“都市荒园”的时代，我们回避不了适者生存。

我们的时代是需要榜样却没有榜样的时代，于是有了《都市荒园系列丛书》。“都市荒园”汇集国内优秀作家对于当今社会的洞察与关注，我们将这一直面当代青年奋斗历程的“书系”，献给所有在竞争环境下不懈努力而今天依然没有倒下的青年。希望你们从中看到自己的身影，在是与非、得与失的冲突中，在传统的价值观念崩溃与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形成的断层中，你的酸甜苦辣属于这个继往开来的时代！这个时代没有纯粹的英雄，我们即便成功了，我们的身后也可能会留下是是非非。当你痛苦、当你迷茫、当你无助的时候，请你相信，我们与你同在！

《都市荒园系列丛书》力求塑造当代青年面对前所未有的竞争环境执着奋斗的形象，真实面对当代青年在信仰危机、价值重组、道德变迁的现实环境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脉络、情感躁动和道德取向，是一部大变迁年代中国青年步履艰难的奋斗史。

杨 博

## 内 容 简 介

《古城墙》为《都市荒园系列丛书》之一，本书以大学毕业生林志强十年机关生活历程为线索，刻画了形形色色的人物，自私、残忍、贪婪、下作和两面三刀的病态人物无所不有，更展现了在这个环境下不甘堕落、坚守信念的一大批没有倒下的有志青年的精神风貌和内心世界。

林志强离开校园初入机关，在大楼里大有虎落平原的感觉，他从圣洁的校园里带来的那些单纯、执着的行为准则在这个办公楼里简直成了痴人说梦。无奈、痛苦与搏击之后，他回过头来虚心学习，理解前辈们的精深道行，并在与女人的来往中找到了他疲惫的心灵上的依靠，最后，终于有所省悟，找到了自己应该走的路。

古城是一座废都，荒淫、贪婪、落井下石的雷厅长熟通关系暗道而肆无忌惮，林丽珠因有美丽面容与乖巧性格深得雷厅长赏识而在机关里如鱼得水，房文玥为当文化厅长绞尽脑汁，一生不动脑筋的老魏在几十年等待的职称到手之时竟然一命呜呼，一生委曲求全的老韩在危机四伏的与人争斗中成了裸睡街头的疯子。反贪局长郑一山依靠组织，奋力拼搏，古城内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悄然展开；王治国一腔热情报国、惩恶扬善的决心在与郑一山的一致努力中，十年磨砺，更加炉火纯青，然而，路漫漫……

这是80年代末的一个夏天，烈日炎炎笼罩整个古城。那高大的城墙被骄阳照得闪闪发光，这城墙是古城的一大特色，这座古城墙最早是隋、唐的皇城，明洪武七年到十一年（1374—1378）重新进行了整修，至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它是古代城垣建筑中保留最为完整的一处。

古城墙完全是围绕防御的战略思想构筑的，所以城墙高12米，顶宽15米，厚度大于高度，稳固如山，墙顶可以跑车和操练。墙身为夯土筑，外侧是砖面。它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城墙建成后曾经有过三次大的整修。明穆宗隆庆二年（1568年），张祉主持修复使土城墙第一次变成了砖城墙。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毕源主持对城墙和城楼作了整修。80年代初，新上任的市长，为了发展古城的文化与旅游资源，开始四处集资，上京索要专款，干了一宗千古不朽之伟业，即修复了城墙，疏通了护城河，沿河边建成林荫道和亭台廊阁，形成环城公园。

林志强从火车站出来，拎着一个大包，两个小包。东张西望，他想着会不会单位有车来接他，等了半天，倒等来不少给出租车拉托的，他只好往前走，跃入他眼帘的，便是这座高大、宏伟的城墙。这就是久违的古城，四年了依然没有什么改变，不像京城变化之大，令他目不暇接。他对这座城市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上学四年每次必经过古城，是

匆匆的过客；陌生是除了对古城的外观和历史有所了解之外，没有深入到古城的社会生活中去，这一次，他被分配到这里，终于可以，也许是永远地与它为伴了。他凝视着古城墙，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流和轰鸣的汽车，难道这就是他以后的家？如无意外，他将在这里工作、娶妻、生子、生活一辈子，成为古城大街上来去匆匆的一员，想到自己的命运要和这古城紧密联系在一起，忽然间他对古城有了一种归宿感，心里涌现出一种莫名其妙的惆怅。

林志强加快了脚步，迅疾走入了德胜门，以躲避烈日的肆虐，刚进城门，便有一种说不出的凉意，由于城墙很宽很厚，林志强走了数十步才出来，如同穿越了一个窑洞。接着便搭乘公共汽车去了政府机关，这时正是中午吃饭时间，林志强没能通过门卫，门卫对他说：“下午三点上班，你三点以后再来吧。”说完头也不回地钻进了门卫值班室。

林志强无奈地徘徊在街上，思绪万千，从刚刚考入大学的“天之骄子”到今天的窘迫与无奈，从与女友分手到现在的形影孤单，从京城流落到内地封闭落后的废都，一切的一切就是在这个夏天决定了，幸亏志强有一个在部里当司长的远房舅舅，才把他分配到了C厅教育处，使他多少有些心安理得，虽然没有留在京城，但比那些分到县里的同学，还是强得多。他们可真是惨，同班同学李强就被分到了贫穷的北部山区某县。李强一拿到派遣书，二话没说，收起铺盖卷就走了，连和同学道别一下都没有，他是全班走得最早的一个，他又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大山里，而他的女友李晶却回到了古城，和林志强同一列车，一下车就被她姑夫单位的小车接走了，志强想，这一对八成也是完戏了，又一曲路遥的

《人生》。

下午，林志强上了政府机关的大楼，寻到了C厅教育处，轻轻地敲了敲门，里面男女齐声喊“进来”。林志强推开门，六双目光闪电似的落在他的身上，仿佛要剥下他的衣服，直刺他的心窝，志强扶了扶快要掉下来的眼镜，木讷而又胆怯，还有些羞愧，脸一下子红了，问道：

“这是教育处吗？我是从北京分来的，前来报到。”

“噢！快进来，快进来。”一位戴眼镜的四十岁左右的女同志热情地招呼林志强，并把处里的人一一进行了介绍。

老韩，韩文海，很瘦，戴副深度眼镜，像啤酒瓶底子似的，工农兵大学生，可以算处里的老知识分子了。

小钟，钟莉丽，是比小林早两年分到这里的女大学生，一头乌黑的长发给这间办公室多少带来点生机。

老魏，魏关生，五十多岁的主任科员，一脸老实憨厚的样子，他是处里最年长的，有冠心病，每次厅里进行干部提拔，他的心脏病就立即爆发，非住院一段时间不可。

小吴，部队刚转业来的干部，仗义直爽，非常讲义气。

最后一位，就是开门请志强进来的宋大姐，四十多岁，非常热情。据说她是某厅副厅长的夫人，信息来源很广，一般充当处里的新闻发言人，不过她主要是传播政府大楼里的小道消息，但往往过不了几天小道消息会变成红头文件发下来，可谓消息灵通人士。

隔壁房间的两位处长，一位是新来的李处长，李哲民，8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很有魄力，去深圳出差了；一位是顾副处长，据说副处长已干了二十多年，是七几年的老处长了。

大家寒暄已毕，小吴、小钟赶紧去总务处给志强领来了办公桌、椅，他稍稍擦了一下，坐了上去，他感觉自己已经加入了这个行列。志强的桌子，离门最近，所以在这一排桌子队中，他排在了老末。志强掏出了毕业纪念册一张张翻起来，以掩饰心中的不安。

“小林，该去拜访一下处长了，李处长不在，顾处长在。”宋大姐关心地说。

志强赶紧合上纪念册，去看隔壁房间的顾处长，他轻轻地敲了敲门，一声宏亮、威严的声音：“进——来！”

志强推门进去，满头白发，身材魁武的顾处长站起身来。“噢！你就是新来的小林吧，快坐，快坐。”他很热情地给志强倒了一杯茶，志强忐忑不安地坐在只有给处长房子才配的软沙发上，顾处长拍拍志强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

“小林呀，从北京来，路上辛苦了，你从大学出来，知识学了不少，将来在咱们处里很有作为，你一来，咱们处的知识结构又发生了变化，我这个大老粗更需要向你们学习呀。不过，不是我看不起知识分子，你们虽然有知识，但往往看不清政治大方向，这就好比光拉车，不看路的千里马，有什么用？小林，你还年轻，在处里一定要尊重老同志，要勤快、谦虚，对了，你刚来也没有什么送你的，我这里有个东西，送给你吧。”

说着，他弯腰从办公桌下的柜子里把东西毕恭毕敬地端了出来，这是一套崭新的《毛泽东选集》，上面还用红绸系了一下，顾处长郑重地把它交给志强。

志强只好接了下来，心里却像打碎了五味瓶似的，但他依然微笑着，略显虔诚地把书双手接了过来，嘴里说了声



“谢谢”。

志强从顾处长的房子里出来，推门进了办公室，大家一看都笑得前仰后合。

小钟说：“我结婚时，顾处长准备给我送这个，我说处长为了省份子钱，臊得他不好意思，最后顾处长给了个被面子。”

小吴说：“顾处长家里毛主席像特别多，差不多快赶上毛主席像章收藏馆了。”

老魏说：“顾处长家里正在‘闹革命’呢，顾处长崇拜毛老爷子，他爱人起初也不反对。现在爱人提前退休在家，闲来无事，经几个老太太介绍，练起了什么功，就迷上了，天天在房子里练功，以前，顾处长在晚上老认为毛主席像发光放彩，有时还能梦见毛主席，爱人说毛主席的光彩是因为吸收了她的功力，两人因此吵得一塌糊涂。顾处长儿女本来就很少来看他，现在的确成了孤家寡人了。”

说着说着就到了吃饭时间，小钟招呼志强去吃饭，引领志强去了饭堂。

从此志强的生活有了新的“三点一线”，在学校是宿舍——图书馆——食堂，在这里是宿舍——办公室——食堂，每天如此，志强开始融入这座古城之中，融入这座大楼之中。

每天早上一上班，志强很早就去打水，回来赶紧去擦地，深刻领会到了顾处长所讲的“劳动是第一课”的精神。志强每次去打水，遇见的全是刚分配来的，仿佛是这里的一项制度似的，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志强已把它看作是自己工作的一部分，如果别人打了水，仿佛自己的工作被别人

干了，心里有一种内疚的感觉，除了打水，上班的时间就是喝茶、看报纸、聊天，以前从来不喝茶的他也喜欢上了喝茶，偶尔有些文件起草一下，匆匆一天就过去了。不过志强还是能抓紧时间学点英语，英语这东西一放就没了，非抓紧不可，再就是不停地有同事给志强介绍对象，但他都推掉了，因为志强的心情依然很坏，那个夏天痛苦的分手而产生的创伤还没有愈合。志强明白，在那个夏天他丢掉的不仅有纯真的爱情还有更远大的理想。他本能地拒绝，他反抗，但是总感觉有一张无形的网罩着他，像那古老的城墙紧紧地包围着他，他从办公室的窗子看见那黑黝黝的城墙，就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惟一能使志强提起精神的是和同学联系、相聚，相互交流一下这段时间的感受。李强从北部的县城辞职去了海南，而他以前的女友李晶经常向志强打听李强的下落。李晶说，李强从毕业后就没和她联系，她写的信也都被邮局退了回来。志强只能告诉她李强去了海南，行踪漂浮不定。让她自己想办法联系。志强很高兴的事情，是把在古城的同学联系起来，搞一个同学会和一个通讯录，有时间大家聚在一起很惬意，很愉快，和大家在一起，心中所有的不快就一扫而光了。

李处长从深圳回来后，就去把林志强找去谈话，进行了一番鼓励。这位李处长很有能力，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思想开放，观念很新，是厅里处长口碑较好、走势强劲的人物，据说已是厅里的后备干部，只是呆在教育处，多少感觉到无用武之地，所以对处里的工作基本不管，但对涉及到本处外在形象的事情抓得很紧，工作做在面上，他经常忙于考

察、学习，而主要由顾处长抓处里的日常工作。教育处本来就没什么权力，政治教育那一块又有宣传部管，平时的教育只能是搞搞业务学习、业务评比达标什么的，所以李处长的工作重心也就放在处理好与厅里的关系上，除了自己经常出去考察之外，也给处里其他同志创造一些机会，比如去昆明、广州、海南的美差，去北戴河、张家界的学习班等，处里的同志论资排辈，轮流光顾各地的名胜古迹。老魏、老韩已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小吴、小钟才走了一半，而宋大姐除漫游全国之外，还以厅长夫人之名与厅长去过新、马、泰和韩国，可谓风光之极，宋大姐的钻石项链可以顶上志强两年的工资，宋大姐算是处里最先富起来的人。小吴虽对腐败现象刻骨仇恨，他的爱人正下岗在家，但一旦宋大姐在场，小吴也就不吭声。

一天下午，召开了处务会，由志强做记录，李处长、顾处长和全体人员参加，首先李处长介绍了一下沿海省、市本系统教育工作的情况，号召要向他们学习，以后教育处认定的职称聘任要经过处里，并增加收费，工本费也要提高，还要收取职称申报评定费。李处长要求大家进一步解放思想，认真学习领会“南巡”讲话精神。

下来由顾处长组织例行每周一次的政治学习，顾处长一开口便是：“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我们一定要从各个领域清除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有的同志上班迟到、早退，说话随便，甚至有些言论与中央没有保持一致，动不动，以发展经济为借口反对政治教育……”

李处长听到这里说：“老顾，今天这个不学了。我们要跟上新形势，“南巡”之后，南方发展很快，发展才是硬道

理嘛，不发展经济，还搞政治挂帅那一套就玩完了。”接着由每个人汇报了一下自己的工作，最后是批评与自我批评，顾处长对志强说：“小林呀，你经常看的那些外文的东西，有没有什么政治问题呀，要自查一下，我也看不懂。”

“还有，据同志反映，你打电话与同学联系，搞什么同乡会之类的，有没有有关部门批准，小心让坏人利用，你很年轻，社会经验不足，要提高政治觉悟，增强分辨是非的能力。”

小钟说：“顾处长，我也给提个意见，供您参考，“南巡”讲话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你老是姓‘资’姓‘社’的划线线，动不动讲毛泽东时代多么好，现在再让你回到一个月一两油、一斤糖、几斤肉，其他都要票证的年代行吗？”

宋大姐说：“改革开放就是好，大家的日子好多了，这是事实。”

小吴说：“我爱人下了岗，我怎么没有体会到改革的成果呢！”

老韩说：“日子是比以前好了点，但问题也不少，分配不公，腐败问题，世风日下等等不解决，反对改革的人自然就有。”

处务会开到这里，就变成了东拉西扯的聊天，开会无非是挑起大家的口瘾，对社会问题的争论，最后成了一场非正规的辩论会。老韩、老魏几个重量级的“大烟枪”把办公室熏得烟雾弥漫，呛得宋大姐、小钟喘不过气来，咳嗽个不停。会散了，大家也吵累了，刚好到了吃饭时间，食欲也上来了，就个个拎了饭盒去吃饭了。

由于最近李晶经常打电话找志强了解李强的下落，处里

的人都认为她是志强的女朋友，所以给他介绍对象的事也就渐渐地没人提了。这两年来，志强更加苦闷，学会了喝酒，而且酒量猛增，英语也逐渐放弃了，并非是由于顾处长的批评，而是志强逐渐懒散了，看报、聊天、喝茶成了上班的三步曲。还好厅里给每个人弄了一些本省新上市的国际投资公司的股票，一人五千股，志强东拼西凑，又向家里借了点钱，才买了这五千原始股，一上市就赚了好几万，志强也成了股民，每天中午都要去股市转一圈，这与上学时比起来，他感觉自己成了百万富翁，处里只有顾处长没有要股票，大家都小发了一笔，政府机关不少人因此提前跨入“小康”，甚至是“大康”的行列。

一天，李晶又打来电话，说晚上同学在她那里聚会，林志强也渴望着这次聚会，有些同学好久不见了，虽然都在古城，但都忙于适应单位的小环境，所以见面的机会并不多。今天是个周末，又是个大礼拜的周末，有两天时间，想到这里，志强感到了几许轻松。

晚上的聚会是在李晶的宿舍，同舍的女孩回家了，李晶分明是认真收拾了一下。小小的房间香水味很浓，房间像闺房一样，处处透着女人的气息，李晶穿着一件蓝白相间的套裙，裙子上面开领很低，脖子上戴着一串珍珠项链，头发盘了起来，耳朵上坠着两个大耳环，分明是经过了刻意的打扮。

很快同学就到齐了，有在建行工作的大高个，学财经的校友大刘；有在博物馆工作的“考古新秀”孔令怡；有在报社工作的中文系的一支花柳莹；还有法院经济庭的在学校时人称“小包公”的黑脸王治国等。老友相见，分外激动，李

晶很好地充当主人的角色，为大家撇菜倒酒，显得殷勤、可爱，只是大家提到李强时，她略显不自然。两年来，她到处向同学打听李强的下落，都没什么结果，不知什么时候，她也学会了抽烟，一脸倦态，让人老觉得她因睡眠太少而显得消瘦。今天，她在极力劝别人，特别是在和老大哥大刘喝酒的同时，还和志强喝。一方面是和大家干杯，一方面她自己也想喝，酒不醉人人自醉。相聚的气氛很热烈，大家交流着感受，分享着快乐，咀嚼着痛苦，回忆着校园的美好时光，气氛好，酒自然也下得快，时间也过得快，眼看时间过了十一点钟，大刘喝得吐了，最后由王治国、柳莹他们搀了出去，老夫子孔令怡滴酒不沾，不知何时，也走了，整个小屋原来的香水味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让人头晕的烟味和酒味。林志强虽然酒量可以，但也拼不过众人，在和老刘拼完最后一杯酒时，老刘已经倒下了，而他虽未倒下，也是硬坚持着，筷子已经拿不起来了，不知不觉地，房间里就剩下了志强和李晶两人。

志强一看已经很晚了，便去床上取自己的外衣，不想李晶已不知什么时候斜躺在床上，衣服压在她的腰下，志强掇了掇，没把衣服掇出来，自己则跌坐在床上。李晶床头的风铃陡然响起来，李晶这时翻身起来，头发有些乱，脸色由于酒精的刺激，红润而又好看，衣服有些凌乱。李晶痴痴地看着志强，眸子里放射出异样的目光，轻轻地抚摸着志强握衣服的手。志强看着这个妩媚的女人，她身上散发出来的女人特有的气息浸入了志强的心，使他的心狂跳不已，他不知如何面对她的诱惑，仿佛感觉浑身血液在急速地流动，这时没有任何语言，李晶的双手已经按下了志强的肩膀，一切都是

那么自然，志强的手终于伸向了她那滚烫的胸部，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他俩不可自抑的欲望在酒精的催化下迸发出来，男欢女爱的故事在这个房子里上演了。情爱的暴风雨过去之后，是突然间的风平浪静，周围死一般的寂静，只有微微的风铃声在摇曳，志强把几年来的痛苦、郁闷、压抑统统释放出去。他得到了心理、生理上的满足，只是无法解释为什么和李晶上了床。在这之前，他想也想不到，而这一刻却做得这么完美，李晶也由于过度的疲劳，半躺在那里。她喃喃地说：“志强，你真好。”

志强说：“李晶，我们不应该这样的，将来你会后悔的。”

“以后可能，但现在不会，志强，今天算我勾引你，欠你的；下次你需要，我会奉陪，到那时，我们就扯平了，好吗？”李晶认真地说。

“我会记住你最后一句话，高尔基的那句，‘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我们的生活太苦闷，死气沉沉，平平淡淡，几年来很少有这样的激情，也谢谢你激发了我的冲动、激情，你是一个很有味的女人，在学校时我怎么就没有注意到你？”

“这也许是你犯的一个错误，今天的一切也只是证明你犯了这个错误，而且是没有办法补救的。”李晶回答。

“但愿这个错误不会重犯，我会记住这次美丽的错误，我要走了，再见。”

志强赶紧逃了出来，心里依然忐忑不安，有一种做贼似的感觉，虽然李强不在，但他的心依然跳得厉害。

时间过得很快，可是林志强感到仍在虚度年华，这座政

府大楼有十几层，算是城墙内最高的建筑了，志强在这里工作、生活，越来越熟悉它，越来越恐惧它，每天早上许多高级小轿车载着各级领导鱼贯而入，太阳落山前又鱼贯而出，为了保证不会因为交通堵塞而耽误领导的宝贵时间，大华门一线交通由交警进行管制，禁止出租车通行，以保证政府机关的车子顺利通过。

林志强所在的 C 厅是一个经济厅局，全省有不少企业可管。虽然要逐渐实行市场经济，给企业放权，但厅里仍然管着一些企业，人权、财权还在厅里，生产经营权下放给了企业，但由于体制不顺，全厅下属二百多个国有大、中型企业，亏损面达百分之八十，可谓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经常有这些企业的下岗人员到省政府上访，为此陈厅长专门让宋副厅长与信访局配合处理此类问题。陈厅长已经五十八岁了，有些秃顶，是山北革命老区人，文化水平初中，但工作兢兢业业，老实实在，开口一口山北话。志强刚到政府机关时，政府厅局长在饭堂吃饭时，说的全是山北话，而这几年也提了一些中部的同志，多少改变了一些，据说陈厅长的父亲是当年跟着刘志丹、高岗的老革命，“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是高岗的部下，也挨了整，“文革”后出山又恢复了职位，虽然很快又因为年龄太大而在北京离休，但毕竟还是瞅准机会把陈厅长给安排了。领导也觉得陈厅长文化水平低，能力不行，也想调整，无奈陈厅长从政这八年也没犯过什么错误，工作当然也没什么起色，就这样四平八稳地竟干到了现在。宋副厅长刚提拔时才四十四岁，现在也当了八年副厅长，他是 60 年代的大学毕业生，80 年代初干部年轻化、知识化那一茬，有文凭的上了一批人，宋副厅长赶得就是那拨



儿。原想着早点接下陈厅长这个“大老粗”的班，没想到还成了他的陪葬品了，心里别提多窝火了。而雷副厅长是原省委领导的秘书，笔杆子可以，作风很霸道，全不把其他厅领导放在眼里，遇事敢做敢干，由于是秘书出身，狐假虎威惯了，办事比较喜欢讲排场，自从提了副厅长，就更威风了。据说每次下去检查工作，都有一些不太好的反馈，上次去山市检查工作，一路警车开道，威风八面，和省长的派头不相上下。由于他关系硬，陈厅长、宋副厅长都让他几分，还有另外三个副厅长管业务口，厅里共有十六个处室，共有二百多个工作人员，党群部门有组织部、宣传部、纪检委、党办、工会、团委等，还有行政处、办公室、财务处、人劳处、教育处，其他都是业务处室，各部门处室领导关系复杂，宣传部的王部长紧跟着雷副厅长，他是雷副厅长小舅子的“挑担”，办公室陈主任是陈厅长老家一个村的自家人，他俩说话别人一般插不上话，因为他们讲的是山北话。两个厅长底下都有几个干部，教育处李处长对几个厅长都保持一定距离，他的老同学已是部里人教司的司长，所以大家都看好他。

志强仔细进行了调查，厅里共有夫妻好几对，直系亲属关系的十多人，沾亲带故的几十人，像志强这样的外来户只占百分之二十九左右。志强刚来时，小吴、小钟已经告诫过他“要管住自己的嘴”，机关里整天都有一些人的风言风语，所谓“祸从口生”，这是入机关工作的基本常识。这个常识的历史可以溯源到“反右”运动时的“引蛇出动”和“文革”中的互相揭发。不时有人以亲身经历，或举例论说“××因说了一句什么话，而招来横祸”，过去“极左”时期因